

洛夫与湖湘文化

董正宇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诗魔”洛夫虽然多年定居于台湾和海外,但其个性气质、诗歌写作与湖湘文化关联密切。洛夫出生于湖湘大地,文学初步也始于湖湘,其秉性也受湖湘文化熏陶。在湖湘情结的作用下,洛夫诗歌中存在大量具有鲜明湖湘文化指向的意象,而乡愁抒写也成为洛夫诗歌一种重要而特别的类型。

【关键词】洛夫; 湖湘意象; 乡愁; 湖湘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1)03-0011-0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人是文化的最大成果和最终成果。自古以来,以楚文化为主要源头的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催生和孕育了一代代、一批批湖湘英才。同时,作为文化的产出成果,这些人才又在各个方面“反哺”湖湘文化母体,推动湖湘文化更加繁荣和发达。在文学领域,20世纪以来,以沈从文、丁玲、周立波、洛夫、韩少功、残雪等为代表的湖湘作家群体的崛起博得了“文学湘军”的响亮名头。其中,世界华语诗坛泰斗、“诗魔”洛夫虽然长期游学、定居于台湾和海外,但其个性气质、诗歌风格打下了深深的湖湘文化印迹,成为文化与人相辅相成、紧密关联的又一范例。本文拟从湖湘文化的角度探寻洛夫及其诗歌的文化“基因”。

洛夫(1928~),本名莫运端,祖籍湖南衡阳,1949年赴台湾,1996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至今。1954年洛夫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历任总编辑数十年,力倡超现实主义,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60余年来,洛夫写诗、论诗、译诗、结诗社、办诗报、出诗刊、著作等身,出版有《时间之伤》等37部诗集,《一朵午荷》等7部散文集,《诗人之镜》等5部评论集,《雨果传》等8部译著,其中诗集《魔歌》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2001年出版3200多行的长诗《漂木》,轰动海内外华语诗坛。2009年4月,《洛夫诗歌全集》(1-4)由台湾普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洛夫诗歌被译成英、法、日、韩、荷兰、瑞典等文广泛传播。洛夫早年为超现实主义诗人,表现手法近乎魔幻,被诗坛誉为“诗魔”。洛夫诗歌融中与西、古典与现代于一炉,长诗恢宏,短章精巧,为中国现代新诗的成熟做出了独特性的贡献。

一 文化根底:诗人洛夫是湖湘“土特产”

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文学湘军的地位不容小觑。

除了据守于湖湘大地的大批作家之外,不少在外“游历”的湘籍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同样有一席之地。最早的当然要数“中国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1]陈衡哲(1890-1976)。陈的祖籍是衡山(现衡东县)。她在《自传》里说“我的祖先是中国的五岳之一的湖南衡山地区的农夫。”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拓荒者,陈衡哲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发表于1917年的《欧美学生季刊》第一期,比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被胡适视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此外,在宝岛台湾,还有蜚声海内外、被视为“言情小说第一人”的琼瑶和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声名鹊起的杂文家龙应台,她们俩祖籍都是湖南衡阳。虽然这三位优秀作家文化根底与湖湘大地血脉相通,她们文学创作上的探索精神也无不彰显着“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精髓。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她们成长成才的人生轨迹与湖南并没有发生更多直接的关联。比如陈衡哲的出生地在江苏常州的武进。自陈的高祖父远离祖籍,所谓的“衡山陈家”保留更多的只是一个关于祖籍的记忆的符号而已,没有材料说明陈衡哲终其一生踏上过湖南这块土地。琼瑶生于成都,虽在小时候两度随父母回衡避难,在成名后也曾雁回衡阳探亲祭祖,但更长的人生轨迹与家乡衡阳没有更多的交叉。龙应台则出生成长均在台湾,湖南——衡阳——衡山只能算是其“永远的梦乡”。

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坛,真正从湖湘这块文化沃土上产出而且具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大文学家,只有洛夫。

第一,洛夫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他本名莫运端,1928年出生于衡阳东乡相公堡(现衡南县相市乡燕子山),在1949年赴台湾前,期间有21年之久。在家乡,洛夫度过

【收稿日期】2011-04-16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0B094);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编号:2010YBB295);南华大学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编号:2010XSJ45)

【作者简介】董正宇(1971-),男,湖南衡东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梦幻的童年阶段和白马般的少年时期,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初中、高中),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逐步定型,开始具有独立人格,实现了一个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比如他当年大胆作出赴台的举动,表明洛夫作为社会人的确立。而这一切,须臾不能离开脚下——湖湘这片文化沃土;诚然,在湖湘大地成长起来的洛夫也终生烙上“湖湘”文化印痕。比如洛夫虽然离乡 60 余年,但始终“乡音未改”,与人交谈甚至朗诵诗歌均是一口地道的衡南话^[2]。“乡音无改鬓毛衰”,就是一个显在的语言标示。

第二,作为世界性的大诗人,洛夫的文学初步始于家乡的土地。洛夫回忆“我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农村,从小便生长在那山明水秀的湘南风光中,无形中培养了我爱好诗歌的兴趣和追求纯粹艺术的理念与热望。”^[3]“这三年小学生活,对我日后的文学竟然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龙舟竞渡’,我写了一百多字,第一个交卷。三天后作文簿子发下来,只见满纸红笔双圈,后面还批有‘孺子可教’四个字,同学们都围过来争看这篇大作,这时我满脸飞金,好像那些红圈圈是画在我的额上。那年,我刚满十岁。”^[4]1943 年 10 月,洛夫第一篇散文《秋日的庭院》发表于湖南省衡阳市《力报》副刊《文艺新地》,笔名野叟,洛夫时年 15 岁,正在中学念初三。《力报》是湖南当时影响最大的三大报刊之一,在长沙、邵阳、衡阳均有发行,衡阳版的副刊《文艺新地》是其文学气息最为浓厚、文学价值最大的副刊,当时的主编是端木蕻良。洛夫当时还写过不少散文,如《回忆外婆》(《力报》1948 年 4 月 16 日)、《我们的歌声》(《力报》1948 年 4 月 30 日)、《忆》(《力报》1948 年 8 月 29 日)、《沉默》(《力报》1948 年 10 月 9 日)、《散文三章》(《力报》1949 年 1 月 8 日)等。洛夫的诗歌写作则是从高一(就读于衡山岳云中学)时开始。他的第一首诗同样发表在衡阳市的《力报》副刊,题目为《秋风》。后来又陆续在衡阳的《中华时报》、《市民日报》和《力报》上发了二十几首诗。洛夫在湖湘大地播下了文学最初的一批种子并萌发新芽。值得在此特别提出的是,洛夫成名之后,不仅成为海外湘籍作家的代表,也是湖南诗歌界的领头雁。洛夫先后 20 余次回大陆访问、开会、讲学、办展览、旅游,他广泛接触大陆老、中、青三代诗人,为两岸诗坛的沟通和交流不遗余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由于洛夫诗歌的影响以及受洛夫成功的鼓励,近 20 年来,更多的湖南青年加入了诗歌创作的行列,而今,湖南一地盛产诗歌和诗人,在国内已有一定的声誉。洛夫对于当下湖南诗歌甚至是国内诗歌的影响与推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洛夫秉性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为典型的湖南人。文化文化,化以成人。一个地域范围内的风俗时尚、价值取向、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如同空气一般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呼吸吐纳,影响制约着个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对作家而言,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它对创作主体——作家内在的精神气质、审美情趣以至整个思想人格的熏陶熔冶上。湖湘文化的浪漫情致与经世致用传统,深深地影响着诗人洛夫独特人格与心理的形成。知夫莫若妻,洛夫的夫人陈琼芳写过一篇《诗人洛夫的侧影》的妙文,文章对洛夫倔强的个性有生

动的描述“湖南人都有骡子脾气,洛夫也不例外,早年个性倔强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人连招呼也懒得打,所以经常得罪人。他曾说‘我一不经商,二不做官,干吗要迎合别人,委屈自己。’……刚才我说他不再固执己见,其实也不尽然。譬如抽烟,我累次劝他戒掉,他似乎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决不是他缺乏意志力,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动机。为了助他戒烟,我曾悬赏十万台币,不幸威胁利诱,他都不为所动。”^[5]^[11]也有记者评述洛夫“平时他的‘诗人意识’并不凸现,也没有一般诗人的怪癖,有时甚至很保守,他曾说他自己头脑现代而心性传统,他会开车,却没有手机,更是电脑盲,除了偶尔与二三好友喝点小酒,别无其他不良嗜好。他特别具有一种中国文人气质,却不酸,谈话中不时会流露出反讽的语气,还有一点疾恶如仇,不与世俗随波逐流的臭脾气。……洛夫的意志力非比寻常,决心想做的事,一定要办到,抽了数十年的烟,说戒就戒。他每天游泳,已坚持了 8 年之久,故健康状况一直良好。”^[6]倔强、坚持、果敢还有一些保守,如同沈从文当年自我认同的“乡下人”,正是湖南人士特有的秉性和品格。

二 “湖湘意象”:洛夫诗歌的文化标志

湖湘文化孕育了洛夫,同时也在洛夫生命中深深地镌刻下湖湘文化的痕迹。其具体表现就是洛夫身上浓郁的湖湘文化情结。1949 年,洛夫离开家乡,奔赴宝岛台湾,家乡就成为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怀想的对象。洛夫回忆“初抵屏东左营那数年的生活,岂止是‘流放’二字所能概括,举目皆异乡,孑然一身,最初羁身军旅,无非是求得三餐之饱,但心灵极度空虚,一点也不实在,所谓人生目标与理想,更是无从谈起。只是浮萍一片,全身都浸泡在一种孤独无依、乡愁漫漫的水泽里。”^[7]^[145]1996 年,洛夫由台湾迁居加拿大温哥华。洛夫称“这次半被迫、半自我选择之下移居海外”的行动为“第二度流放”^[7]^[144]。六十余年漂泊他乡海外,洛夫发现“乡愁竟是一种治不好的绝症”^[4]^[131]。两岸互通后,洛夫频繁返乡探亲访友。诗人龙彼得回忆“在第一次回乡探亲后,洛夫便开始了他的故国神州之旅。从 1988 年 9 月到 1995 年 11 月,洛夫先后 11 次回大陆访问、开会、学术交流并旅游;1996 年 4 月移民加拿大、定居温哥华后,有过一段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从 1999 年 10 月到 2009 年 11 月,洛夫又先后 13 次回大陆访问、开会、讲学、办展览、旅游,其次数之多、频率之高、所到范围之广、影响之巨,在港、澳、台及海外华裔诗人作家中,均是仅见的。”^[8]2009 年 10 月,洛夫第五度返乡出席家乡衡阳举办的洛夫国际诗歌文化节。期间洛夫将自己的 60 余年诗歌写作手稿、诗集、获奖证书、书法作品等资料捐献给筹建中的“洛夫文学馆”。他说“我不是洛夫,我是衡阳人。衡南是我的出生地,我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白马般的少年,对一个海外游子来说,衡南是我永远的梦土,是连着我与祖国的一根脐带,也是一块永远不能磨灭的胎记。虽然我和肉体一直在海外漂泊,但精神、作品却在家乡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安栖之处”^[9]。洛夫真挚的乡情使数百名与会者无不动容。

洛夫是诗人。诗的语言透过意象表现,意象则常以形象

化来具体表现抽象的情思。唐司空徒云“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意象出自诗人心灵之创造。意象不是客观存在,也不是对客观存在的物象的模仿,而是审美主体的心灵的创造,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统一。在湖湘文化情结作用下,在洛夫的诗歌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意象来诉诸对童年的追忆、对家乡的怀想、对亲友的牵念或对湖湘母体文化的认可。对于洛夫诗中这一部分具有特定的湖湘文化指向或者直接体现作者浓厚的故土情结的丰富多彩的意象,姑且称为湖湘意象。

从外显层面观察,洛夫诗中有不少鲜明湖湘文化指向的诗题。题是诗的眼睛。洛夫说“诗人创造之前,心中业已存有一个未知的东西,它可能是一种印象,一种感觉,一个梦幻,或一个面貌不清的观念,他必须找到一个最妥切的形体来取代它。”^[10]洛夫的诗歌作品中,最直接抒怀的“形体”便是这些具有鲜明湖湘文化指向的诗歌标题。衡阳是洛夫的家乡,留存着洛夫最为宝贵的童年和少年记忆。洛夫的诗作中,不少篇什直接以“衡阳”为题。《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这首诗是1988年秋洛夫回乡探亲下榻衡阳宾馆的感怀之作,这首诗所抒发的乡恋和乡愁甚为沉重:已是半夜时分,诗人身为游子,躺在故土的旅舍,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窗外传来一阵蟋蟀声,便触发了他的乡愁。蟋蟀叫得格外“惊心”,使得诗人感到一阵阵的“呼痛”。2004年10月,洛夫再次回到故乡衡阳,“梦里依稀身是客”,洛夫急急搜寻记忆中衡阳火车站中的“衡阳”二字,其诗作《衡阳车站》中记录了这一次回乡:“青藤的日子/已在天涯萎成一束苍发/灯火暗了/雕刀锈了/而你额际仍残留着/四个繁体字:衡阳车站/一笔一画/仍坚持/刃的锋芒/……”表现出久别故乡的游子割舍不掉、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另外,“湖南”也曾被洛夫直接用于诗歌标题中。写作《湖南大雪——赠李元洛先生》时虽然两人只是神交而未谋面,但诗意的想象改写了空间,两人在诗中实现了雪夜对酌言欢的宿愿。

从内在层面看,洛夫诗中更存在大量湖湘意象。余光中认为“所谓意象,即诗人内在之意诉之于外在之象,读者再根据这外在之象试图还原诗人当初的内在之意。”^[11]洛夫也认为“‘真我’,或许就是一个诗人终生孜孜曾略略,在意象的经营中,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唯一追求的目标。”^{[5][12]}

首先,洛夫诗歌中的湖湘意象表现在对湖湘山川地貌、地理风情的描写。主要有:稻田、雪、衡阳宾馆、大雁、狗尾草、水塘、湘江、湘音、楚国等。就诗人洛夫的自然生命来说,他的前半生是躺在故乡,后半生是客居异乡,尽管长期漂泊在外,但是那些刻在他骨子里的故乡的记忆依旧十分清晰。衡阳又称雁城,自古以来就有“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传说,在回答家乡记者的提问中,洛夫就曾妙答曰:“为何雁回衡阳,因为风的缘故!”因此大雁自然成了洛夫笔下的常见意象,如“竟不管头顶横过一行雁字/说些什么”(《回响》)、“乡音未改,两鬓已衰/母亲/三十年寒暑匆匆的催逼/我仍只是一只/追逐天涯的孤雁”(《血的再版——悼亡母诗》);故乡的气候对洛夫来说也是记忆犹新,深居湘南内陆的衡阳几乎每年冬天都会下雪,于是雪便随风漂入了他

的心里“载我渡我的雨啊/奔腾了两千年才凝成这场大雪/落在洞庭湖上/落在岳麓山上”、“带有浓厚湘音的嗽/只惊得/窗外扑来的寒雪/倒飞而去”(《湖南大雪》);故乡的一草一塘也都给诗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如“我跪着/偷觑一株狗尾草绕过坟地”、“水塘中喧哗的童年”(《河畔墓园》)。诗人身体在漂泊,但是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自我呼唤“归来吧,楚国的诗魂”!

其次,洛夫诗歌中的湖湘意象较多体现在对亲友的牵挂与怀恋。主要有:信、鞋、炉火等。诗人长期背井离乡,与亲友相隔千里,若问何时最思亲,想必是“子夜读信”之时“你的信像一尾鱼游来/读水的温暖/读你江河如读一面镜/读你镜中的笑/如读泡沫”(《子夜读信》)。信中亲友的音容笑貌总是若隐若现,如漂浮在脑海中泡沫。一双布鞋便能勾起诗人对故友的深切思念“阳关千里/寄给你一双布鞋/一封/无字的信/积了四十多年的话/想说无从说/只好一句句/密密缝在鞋底”“请千万别弃之/若敝履/四十年的思念/四十年的孤寂/全都缝在鞋底”(《寄鞋》),诗里行间情真意切,与其说《寄鞋》是写沈莲子对好友张拓40多年的思念之情,不如说是洛夫对其妻子怀念的体现,“此时却见妻的笑意温如炉火,窗外正在下雪。”(《却看妻子愁何在》)八年离乱,使多少人妻离子散,洛夫亦难于幸免。洛夫追忆夫妻那最后一次灯下愁对,却浮现妻子温暖的笑意,心更凄戚。可见诗人多么珍视夫妻之情,把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寄托于诗。主要有:酒、泥土、乡音、望远镜、杜鹃、鹧鸪、冷雾等。“酒是黄昏时归乡的小路”酒能醉人,但只是使人换得暂时苟且解脱,而当酒醉醒后,愁绪却有增无减,此乃所谓借酒消愁愁更愁,这于洛夫也不例外。“酒,是载我回家唯一的路。”(《白日放歌须纵酒》)。洛夫的诗歌意象典型、惬意,意境深沉、悠远,情感直白、浓烈。他的名篇《边界望乡》很能集中体现这些特征。《边界望乡》中,诗人透过氤氲的轻雾,隐约看到故国山河,手心开始出汗,然后乡愁和望远镜、杜鹃、鹧鸪、冷雾融在一起,在动态化的呈现中,河山之恋、河山之恨、河山之痛、河山之伤的意蕴一层层突现出来。台湾诗评家简政珍认为,“文字的进行受制于时间,形象展现空间,诗的意象正是以时间性的文字呈现空间性的形象。”^[12]洛夫不少诗中并没有提到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特色的山川风物,但实际上却满含着对故土故乡的深切怀念。

第三,洛夫诗歌中的湖湘意象更表现在独特意境的营构上。意境的创构,从根本上说,是使客观景物作为主观情诗的寄托。朱光潜先生说“情景相生而契合无间,情恰能生景,景也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13]洛夫把诗作为生命的精神支柱,诗是他心灵的独白和心灵历程的真实写照。他用诗表达了对祖国的一片深情,把深情寄托于对故国山河的怀恋^[14]。在洛夫的诗歌作品中,除了使用大量具有湖湘指向的诗歌意象来表达他对湖湘母体文化的认同感外,还通过诗歌所营造的独特意境来寄情。洛夫1983年创作的《清明四句》,仅用短短四句诗,就将清明这个特殊时节的愁思意境体现了出来:清明时节雨落无心/烟从碑后升起而名字都似曾相识/一只白鸟淡淡掠过空山/母亲的脸在雾中一闪而过。

清明节是中国人祭奠祖先的传统节日,离乡的游子通常都会在这一天回归故乡,而此时身在海外的洛夫却只能在清明时节无心的纷纷细雨中,化作一只自由飞跃空山、海峡的白鸟,悄悄地飞到母亲的墓碑旁,来看一看母亲的脸。洛夫强调“诗人首先必须把自己割成碎片,而后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个人生命与天地生命融为一体。”^[15]他还说“当我想写一首《河》诗,首先在意念上我必须使自己变成一条河,我的身心都要随它而滔滔,而汹涌,而静静地流走;扔一颗石子在河心,我的身心也随着一圈圈的波浪而向外扩散,荡漾。”^[15]“由我眼中/升起的那一枚月亮/突然降落在你的/掌心/你就把它折成一只小船/任其漂向/水声的尽头”(《水声》)。这是一首追忆童年的诗作,诗人用落在掌心的月亮折成一只通往故乡童年的小船,水声的尽头,感怀的意境在漫漫流淌。《湖南大雪》是洛夫广为人知的长篇力作。诗写洛夫与故乡友人李元洛的雪夜会见。诗中对湖南大雪的描写,对竞夕长夜谈的再现,虽然均出自诗人大胆的想象(其时,故国之行尚未开始,与李也仅仅为书信神交):君问归期/归期早已写在晚唐的雨/巴山的雨中/而我渡我的雨啊/奔腾了两千年才凝成这场大雪/落在洞庭湖上/落在岳麓山上/落在未眠的窗前。意象鲜明、情感真挚动人,诗人家乡故国的深情更上升到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深刻体悟:你我在此雪夜相聚/天涯千里骤然缩成促膝的一寸/茶蘼早凋/花事已残/今夜我们拥有的/只是一支待剪的烛光/蜡烛虽短/而灰烬中的话足可堆成一部历史。诗人将时间寓于空间,将现实输入历史,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力度,拓展了诗作的空间。

三 乡愁抒写:洛夫“湖湘情结”的集中呈现

虽然从字面上看,“故乡”只是在时间与空间距离中的一种指称,即人在远离故土之后,对那个曾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的一种称谓。然而,从情感上看,“故乡”却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冥冥之中遥控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处于这个场中的人们,永远也无法摆脱对它的眷顾。洛夫当年在故土的生存感受、生活经验、审美情思始终潜藏在他的意识之中。这种由故乡的初次人生体味所形成的潜藏在意识之中的文化心理定势,必然引发一种文化上的心理回归——乡愁。表现在文学写作上,就是洛夫创作了大量的乡愁诗作。“乡愁诗”作为洛夫诗歌一个特别的类别,延续时间长,有不少精品力作,在广大读者中广为传诵,在洛夫诗歌中占据重要位置。

人与特定地域之间的某种神秘的联系,自原始人类时期便已存在,据人类学家的观察“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之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的精灵,这被叫做‘地方亲属关系’……。”^[16]这种萌生于人类祖先的乡土情怀,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遗传下来,成为人类难以割舍的精神宿命之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赴台之初,在《汤姆之歌》中,洛夫就写道:没有酒的时候/到河边捧饮自己的影子/没有嘴的时候/用伤口呼吸。远离故土故乡,洛夫深深感受身体、情感的无所归依,洛夫以“无岸之河”期许,发出个人孤绝的呐喊。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诗集《魔歌》中,不仅注意到“高空的雁行”,更在《床前明月光》一诗中第一次直接发出了“乡愁”之音:不

是霜啊/而乡愁竟在我们的血肉中旋成年轮/在千百次的/月落处。在诗中,诗人以“李白”自许:只要一壶金门高粱/一小碟豆子/李白便把自己横在水上/让心事从此渡去。在1971年写作的《独饮十五行》,乡愁的境界更为阔大:令人醺醺然的/莫非就是那/壶中一滴一滴的长江黄河/近些日子/我总是背对着镜子/独饮着/胸中的二三事件……此诗后记说明是写于台湾退出联合国次日有感而发,但全诗包含对神州大地、故国河山的怀念,内涵丰盈,已远超诗人狭隘的创作初衷,因此被不少诗评家认定为洛夫初期乡愁抒写的佳作。

70年代中期,诗人应邀访问韩国。韩国旅社门窗、地板均有不少中国文化印迹,洛夫“几有置身唐朝之感”,《汉城诗抄之三——云堂旅社初夜》:除了雪/一切都是唐朝的/门的款式,窗的高度/……帘铃自风中传来/王维的吟唱。诗情的想象改变了空间,异国的旅社幻成了故国的图景。然而,乡愁“那口好深好深的井”(《汉城诗抄之七——午夜削梨》)却依然无法探寻见底,“越嚼越暧昧的乡愁”依然“既咸且辣”(《汉城诗抄之十——小店》),无法释怀。几十年累积的乡愁至七十年代末写作《边界望乡》一诗达到临界点。此诗同余光中的《乡愁》,被称为乡愁诗“双璧”。且看其中片段: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古典的“断肠”为现代的“内伤”所取代。一贯主体化的乡愁,摇身一变而为客体,而且在膨胀(“扩大数十倍”)、飞动(“迎面飞来”),把诗人撞成了“严重的内伤”。情感意义上乡愁变身为躯体意义上的伤病,且演变为一次猝不及防的袭击,一种渴望已久又承受不了的心理负担,从而超越了“近乡情怯”、“斩不断理还乱”等流俗表达式。

80年代以来,两岸往来大幕开启,空间的阻隔虽已解除,但洛夫的怀乡情绪依旧,乡愁抒写再次呈现勃发状态。洛夫也把这一时期视为自己诗歌写作的乡愁诗抒写期。这一时期的乡愁抒写,尽管没有空间上的距离,但“近乡情怯”,亲情上的乡愁依旧。洛夫认为,乡愁诗最初就是对故乡的怀念,对父母兄弟尤其是童年时代的怀念。为什么?“因为你的童年再也找不回来了。你过去的家乡,物事全非,完全改变了,再也无法在你的心中恢复原貌了,这种乡愁啊,就是一种亲情的血脉乡愁。——而这种怀乡病是永远治不好的。”^[17]《家书》、《剥指》、《寄鞋》、《血的再版——悼亡母诗》、《河畔墓园》、《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再别衡阳车站》……等均是其中佳作。1988年秋,在隔绝40年之后,洛夫首次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就是这次回乡探亲的感怀之作。已是半夜时分,“躺在这前半生是故土后半生是/异乡的/衡阳宾馆”,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于是有了与窗外蟋蟀的一番对话:唧唧/别来无恙乎?……唧唧/?你问我今后的行止?/终老何乡……这个问题问得我多么难堪啊/老乡/我……注定在风中摆荡一生。蟋蟀“唧唧”不休的鸣叫与追问,带来的是诗人一阵阵的惊心与酸楚。相比亲情血脉上的感伤,洛夫认为文化的乡愁更广泛也更有力量。洛夫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所有的作品,来寻找一个真正的新的精神家园。所以,文化的乡愁比一般情感的

乡愁更重要。”^[17]《杜甫草堂》、《杭州纸扇》、《绍兴访鲁迅故居》、《出三峡记》、《等黄鹤楼》、《夜宿寒山寺》、《登峨眉寻李白不遇》等虽未明写乡愁,却增加了知性的力度和人文的内涵,间接抒发另一种大乡愁——文化乡愁。这些说明洛夫乡愁抒写在境界上已再上台阶。

至2001年,洛夫创作长诗《漂木》,这种类乡愁抒写境界就再次上升:海上,木头的梦/大浪中如镜面的碎裂/遂有千百双眼睛瞪视着/千帆过尽后只留下一只铁锚的/天涯。最终/被选择的/欲让那高洁的月亮和语词/仍悬在/故乡失血的天空。生命的无常,宿命的无奈;以有限暗示无限、以小我暗示大我。新世纪以来,洛夫在加拿大成立“漂木艺术家协会”,大力倡导“天涯美学”,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对心灵的原乡的追寻,悲情中的执着令人感动。

近期以来,洛夫在接受采访时反复说“临老去国,远走天涯,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长久养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智慧,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我虽有去国的凄凉,却无失国的悲哀。我的中国诗心永远不移,我的中国语言永远不改,我血管里哗哗流淌的华夏血液永远不能改变我是台湾诗人,更是中国诗人。我的文化身份,我的中华诗魂永远不变。”^[18]在笔者看来,洛夫及其诗歌之所以能走向世界,获得广泛的认同,在于其“笔墨诗心向中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湖湘文化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是洛夫诗歌不变的文化根底和“基因”。

[参考文献]

- [1] 李智鹏. 被疏离的高度——论中国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4): 63-66.
- [2] 洛夫. 因为风的缘故[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5.
- [3] 北京《诗探索》编辑部. 洛夫访谈录//方明. 大河的对话——洛夫访谈录[M]. 台北: 兰台出版社, 2010: 12.
- [4] 洛夫. 杨泗庙的幻影//落叶在火中沉思[M]. 台北: 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8: 129.
- [5] 龙彼德. 洛夫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11.
- [6] 程方. 评说洛夫“诗魔”之侧影[EB/OL], 金羊网. 2006-10-6.
- [7] 洛夫. 异乡的月光//雪楼小品[M]. 台北: 三民书局, 2006: 145.
- [8] 龙彼德. 洛夫的意义[J]. 诗探索, 2010: (5): 62-72.
- [9] 何青青. 因为风的缘故: 衡南电视台专访“诗魔”洛夫[EB/OL]. 中国衡阳新闻网. 2009-10-26.
- [10] 洛夫. 诗人之镜——石室之死亡(自序)//诗魔之歌[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0: 129.
- [11] 余光中. 掌中雨[M]. 台北: 文星出版社, 1964: 9.
- [12] 简政珍. 洛夫作品中的意象世界//洛夫. 洛夫诗歌全集II[M]. 台北: 普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426.
- [13] 朱光潜. 诗论[M]. 台北: 三联书店, 1984: 50.
- [14] 任洪渊. 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悲剧//诗魔之歌[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0: 175.
- [15] 洛夫. 我的诗观与诗法——魔歌(自序)//魔歌[M]. 台北: 台北探索文化公司出版, 1999: 151.
- [16] [法]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84.
- [17] 昌政. 洛夫的乡愁诗旅[N]. 三民日报, 2006-05-21.
- [18] 朱慧. 无声禅味——随雨入并读洛夫[N]. 山西日报, 2007-10-30.

Luofu and Hunan Culture

DONG Zheng-yu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Luofu's personality and poetry writ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nan culture though he lived many years in Taiwan and overseas. He was born in Hunan and his preliminary literature began in Hunan too. His mettle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Hunan. There is a lot of distinct cultural image of Hunan and the nostalgia writ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special type in Luofu's poems with the Hunan complex.

Key words: Luofu; Hunan image; nostalgia; Hunan culture